

## 香港新界大埔汀角話概述

劉鎮發

廈門大學

### 提要

本文描述一種只有位於香港新界大埔附近的汀角村村民才會說的方言。經過調查以後，發現它應該是一種受到周圍客家話影響很深的莞寶片粵語方言。汀角村村民在村外講客家話，在村子裡面則堅持使用自己的方言，據說這種方言與客家話並存了幾百年。這篇文章除了描寫汀角話的音系和詞彙結構以外，也討論了它在社會語言學的特殊意義。

### 關鍵詞

汀角話，客家話，粵語，語言接觸

### 1. 引言

香港是個移民城市，絕大部分居民來自廣東內陸，尤其是珠江口一帶，所以市區通行與跟廣州話相差無幾的粵語。但在市區以外，佔全市接近九成土地的新界，卻仍有人說五六種原居民方言。較熟為人知，而且在人數上佔絕對優勢的是圍頭話和客家話（張雙慶、莊初升 2003）。

圍頭話主要分佈在新界西北的沖積平原上，主要是在元朗、上水一帶。主要特點已經有一些記述。總的來說是跟東莞話類似的一個粵語分支，但聲調已經簡化為六個（調值只有四個）。圍頭話使用者在香港居住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宋代從江西遷來錦田的鄧氏。上了年紀的使用者都認為自己是“本地人”，語言是本地話，到了最近才漸漸接受自己語言稱為圍頭話的說法。客家人是清初遷界事件（1662-1669）以後，從粵東地區受到官方鼓勵而來的新移民。由於比較肥沃的土地上已經有本地人居住，唯有開發新界東部和南部岸邊的小型平原和一些較大的河谷和山邊土地，生活也比較艱苦。在英國人到來之前，本地人雖然建立的村莊較少而且佔地不多，但人口上卻稍微超過“遍地開花”的客家人。

我們起初認為，香港陸地上的原居民只有兩種方言，但筆者在 2009 年初，被一個祖籍大埔汀角村，在英國出生的李姓學生問及他家鄉方言的屬性。他在英國出生及長大，家人跟他只說香港口音的廣州話，但知道爸爸來自大埔汀角村，講一種特別的方

言。筆者起初認為這是一種客家話，但李同學否認。雖然他不會說，但家人認為他們的方言和客家話有別。經過實地調查，才發現它是一種接近深圳大鵬方言，受客家話和市區粵語影響頗深的粵語方言。

汀角村位於大埔市區的東北約 6 公里，在八仙嶺下，面向吐露港，原居民大概有一千多人，但很多已經移居荷蘭、英國等地方，也有不少人搬出去市區。根據村民的說法，他們總共有十四個姓氏，大概在明末遷來，至今已經超過四百年。汀角話的使用者不認為自己說粵語或者客家話，只認同自己說汀角話。他們對自己的方言有一份濃厚的感情：“無論走到天涯海角，兩個汀角村民一定得說汀角話。”

## 2. 汀角話音系

### 2.1. 聲母

表一

p 布玻冰半	ph 皮破噴片	m 馬慢霧襪	f 火花粉服	v 衛勻橫挖	
t 多得頂電	th 堤兔堂腿			l 努力女落	
ts 左沾詐植	tsh 且恥創尺		s 蘇使商舌		
k 家狗堅割	kh 狂奇群咳	ŋ 吳顏牛硬	h 蝦殼喝糠		
		n 熱逆二耳		j 爺有英月	0 亞矮安鴨

說明：

- 1、汀角話共有 18 個聲母，包括一個零聲母。
- 2、汀角話沒有舌尖中鼻音聲母 [n]，中古泥母字多數讀為 [l]，與來母字合流。
- 3、汀角話有舌根鼻音 [ŋ] 與舌面鼻音 [n]，呈互補分佈。前者只與洪音相拼，後者字數很少，而且只與細音相拼，可以合併為一個音位。
- 4、汀角話只有一套嘶音，接近舌尖前 [ts、tsh、s]。發音和廣州話、客家話完全相同。
- 5、汀角話中 [v] 是一個唇齒濁擦音，中古來源與廣州話的 [w] 相同，主要是中古匣、影、喻母和少量曉母的合口字。
- 6、[h] 為喉擦音，發音與廣州話、客家話相同。
- 7、[j] 也跟廣州話相同。
- 8、[m、ŋ] 可以自成音節，成為聲化韻。如“唔 [m]、五 [ŋ]”。

## 2.2. 韻母 (43 個)

表二

a 巴家花野		i 女二遲記	ɔ 課傻錯鋤		u 補舒府姑
ai 大曬排鞋	ɛi 祭米雞桂				ui 來杯嘴淚
au 包吵交	ɛu 頭袍浮高	iu 超標跳曉			
ia 蜞			iɔ 茄	iɛ 姐寫謝靴	
an 凡丹山隈	ɛn 親吞倫敦	in 變言孫權			un 寒搬幹碗
am 貪藍斬鹹	ɛm 林侵今飲	im 鎌陝嚴甜			
aŋ 生耕影營	ɛŋ 燈英整泳		ɔŋ 幫廣放江		uŋ 龍鳳勇冬
iaŋ 驚			iɔŋ 涼牆向腔	iɛŋ 平腥輕青	
ap 答蠟插夾	ɛp 笠執級吸	ip 攝接脅貼			
at 擦八瞎末	ɛt 筆七骨出	it 別揭鐵雪			ut 闊末割渴
ak 白客摘革	ɛk 德食北色		ɔk 作勺郭鑊		uk 獨酷祝福
iak 鵲			iɔk 略雀腳弱	iɛk 石尺脊屐	
m̩ 唔	ŋ 五誤				

說明：

- 1、汀角話共有 43 個韻母，其中單韻母 4 個，聲化韻 2 個，複合韻母 37 個。其中複合韻母按照韻尾的不同分為三種，沒有韻尾或有 [-i、-u] 韻尾的開尾韻，共 9 個；以 [-m、-n、-ŋ] 結尾的鼻尾韻，共 14 個；以 [-p、-t、-k] 結尾的塞尾韻，共 14 個。鼻音韻尾與塞音韻尾保存完整，且對應整齊。ia、iaŋ、iak 各只有一個字，應該是來自客家話的借詞。
- 2、汀角話有 [a、ɛ、i、ɔ、u、ɛ] 六個元音音位，其中除 [ɛ] 以外，其他都能單獨作為韻母出現，[i、u] 可以作韻尾。
- 3、與大部分粵語方言一樣，[ɛ] 是與 [a] 對立的“短”元音，發音較 [a] 略後、高，開口度略小。[a、ɛ] 作為韻腹，與韻尾的拼合能力最強，可以和任何一個韻尾相拼，並相互對立，即三 [sam13] ≠ 心 [sem13]，蘭 [lan11] ≠ 鱗 [len11]，盲 [maŋ11] ≠ 明 [meŋ11]。但是 [ɛ] 不能獨立成為一個韻母。
- 4、[i] 是前、高、不圓唇元音，除了作單元音外，還可以充當韻頭、韻尾，它作為韻腹與 [-u、-m/p、-n/t] 尾相拼。
- 5、[ɔ] 為後、半低、不圓唇元音，能與 [-i] 介音和 [-ŋ/k] 尾相拼。前面可以有介音 i，對應為廣州話的 ɔ̃。
- 6、[u] 為後、高、圓唇元音，可充當韻腹、韻尾，作韻腹時可以和 [-i、-n/t、-ŋ/k] 相拼，與 [-ŋ/k] 尾相拼時，實際發音為 [o]；由於沒有對立，不設立 [o] 音位。
- 7、介音只有 [-i-] 一個，沒有 [-u-] 介音，因此：家 = 瓜，奸 = 關。
- 8、汀角話沒有 [y] 系列韻母，廣州話中的 [y] 在汀角話中都去撮口化念為 [i]，因此汀角話只有開口、齊齒、合口三呼，沒有撮口呼，這一點與新界客家話相似。
- 9、韻母 [iɔ、iɛm、ia、iaŋ、m、ŋ] 涉及的字很少。
- 10、[m̩、ŋ] 是聲化韻母，只能單獨使用。

## 2.3. 聲調

表三 單字調

陰平	13	多資愛蓋
陽平	11	麻台蘭能
上聲	35	可保女眼
去聲	55	霧下爛地
陰入	35	穀發結雪
陽入	55	熱日食落

說明：

- 1、汀角話的聲調值基本跟圍頭話（詹伯慧、張日昇 1987）相同，都是 6 個聲調。汀角話的 13 調和圍頭話一樣，包括廣州話的陰平、陰去和陽上字，調值也相同。
- 2、陽平來自中古濁平，調值是 11，與廣州話、圍頭話在調值和中古來源幾乎完全相同。
- 3、汀角話的上聲只包括中古清聲母和次濁聲母字，範圍是廣州話的陰上，調值是 35。
- 4、汀角話的去聲只包括中古濁聲母字，範圍就是廣州話的陽去，調值是 55 而並非廣州話、圍頭話的 22。
- 5、汀角話的陰入來自中古清聲母入聲字，絕大部分調值是 35，跟圍頭話相同，少量客家話、廣州話的借詞是例外。
- 6、汀角話的陽入來自中古全濁和濁聲母入聲字，調值是 55。

另外，汀角話有一批來源自中古清平，本來屬於陰平的字，變讀為 55 調。我們將在後面再談。

## 3. 汀角話的音系特點

汀角話給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不粵不客，又粵又客”；既有粵語的特點，也有客家話的特點。但總的來說，不難認出是跟圍頭話、大鵬話有親緣關係的莞寶片粵語。我們先研究一下它的音系。

### 3.1. 聲母

聲母方面，微母念 [m]，匣母念零聲母是區別粵語和客家話的重要標誌。汀角話這幾方面都站在粵語那邊。中古濁聲母塞音、塞擦音平聲、上聲送氣，去聲、入聲字清化後不送氣，跟廣州話的特點相同。非組字絕大多數念 f，只有“斧<sub>~</sub>頭、浮仔（浮萍）、伏（口語音）”念重唇，接近廣州話而不像客家話。微母字全數念 m 聲母也跟廣州話一樣。

另外，汀角話泥母混入來母全部念 l，舌根音沒有圓唇介音 w，所以關 = 奸，瓜 = 家，貴 = 計。

汀角話有舌面鼻音 [ɲ]，來自中古的疑母和日母，但字數不多。例如“日月額二”。

### 3.2. 韻母

韻母方面，汀角話有濃烈的莞寶片粵語特色：

- 1、蟹開一廣州話、客家話念 [ɔi] 的韻母，汀角話全部念 [ui]。
- 2、效開一的韻母廣州話全部念 [ou]，汀角話全部念 [ɐu]。
- 3、山開一見系廣州話、客家話全部念 [ɔn、ɔt]，汀角話全部念 [un、ut]。
- 4、曾梗攝三四等廣州話念 [eŋ、ɛk] 的字，汀角話全部是 [ɐŋ、ɛk]。
- 5、臻攝一些在廣州話念 [ən、ət] 得韻母，汀角話全部是 [ɐn、ɛt]。

同時，汀角話有類似香港客家話（劉鎮發 2004）的特徵：

- 1、沒有圓唇前元音 œ、y，宕開三念 œ 的字，韻母念 [iɔŋ]，遇合三非唇音字念 i 韻母，部分臻合三和山攝合口三四等在廣州話念 [yn、yt] 的字絕大多數念 [in、it]。
- 2、“湖、壺、狐、糊、蝴”念 fu11，跟客家話同音。
- 3、有韻母 [io、ia]，但管字很少，[io] 只有“茄”字，[ia] 只有“蜞（蝻~，la<sup>11</sup>k<sup>h</sup>ia<sup>11</sup>= 蜘蛛）”字。
- 4、梗攝三四等廣州話念 [eŋ、ɛk] 的字，汀角話大部分念 [iɛŋ、iek] 的字。小部分念 [iaŋ、iak]。後者一般是日常工具、器物的名稱，例如草席、攝石（磁石）。

### 3.3. 聲調

根據我們的觀察，汀角話可以根據中古來源，分析出陰平、陽平、上聲、陽去、陰入、陽入六個聲調。

汀角話絕大部分的陰平字都念 13，與新界的圍頭話、客家話相同。因此 13 應該是原調。但是有一批字卻念了 55 調，應該是從廣州話引進的，例如：“玻璃蜚、煙<sub>通</sub>、冷（毛線）、吞<sub>雲</sub>、爸爸<sub>爸</sub>、媽<sub>契</sub>、波（球）、雞（妓女）、摸<sub>盲雞</sub>、蚊、啱”。這裡的大部分詞彙是過去一個世紀內，跟廣州話接觸以後才有或者改稱的，例如玻璃、煙通、雲吞、冷（毛線）、波（球）、雞（妓女）、啱（對），“爸爸、媽”也是直接

從廣州話引入的，過去叫阿爸、阿奶。“蚊”（有兩個解釋，昆蟲和貨幣單位）有可能也是模仿廣州話的說法。

陽平調 11 是最沒有爭議的，因為廣州話、客家話的陽平也是這個調值。但“荷蘭豆、眼汁毛（睫毛）”的“蘭、毛”讀 55，是個變調，與廣州話相同，由於汀角話沒有像廣州話那麼多的小稱變調。應該是個借詞。

汀角話上聲包括中古的清上、次濁上字，念 35 調（與廣州話、圍頭話相同），但以下非上聲字念 35：“貓、片<sub>瓦</sub>~、肚、糟<sub>~甕（酒糟）</sub>、校<sub>學</sub>~、舞<sub>~龍</sub>、架<sub>丟</sub>~”，其中“瓦片、丟架”與廣州話發音相同，應該是直接借用，“肚、校、舞”在客家話是上聲字，應該是直接把客家話的 31 翻譯為 35，“糟”在酒糟一詞客家話是“糟嫲”，糟念陰平變調 35，而汀角一方面借用，另一方面把詞綴翻譯為“𧈧”。貓念 35 是汀角話的特有念法，與大鵬話相同。

部分常用的濁上字念 13 調（與客家話相同），不常用的跟廣州話、客家話一樣，混同去聲。

汀角話的去聲分陰陽，其中陰去念 13，混入陰平，與圍頭話的規律相同。曾祖父客家話叫“阿太”，太字念 53 調，汀角話也是阿太，“太”應該是陰去，但汀角話念 55，明顯是個客家話借詞。

汀角話陽去絕大部分念不送氣的 55 調。這與圍頭話、廣州話，客家話都不同。陽去的調值雖然跟客家話接近，但客家話是幾乎全部送氣。

入聲方面，陰入絕大部分發音為 35 調，跟圍頭話相同，應該是原來的聲調。但有少數字變成 55 調，例如“側、隔<sub>~籬</sub>、色、畜、級<sub>石</sub>~、出<sub>打</sub>~、叻、呃、一<sub>第~名</sub>、吸<sub>~氣</sub>”等字，明顯是廣州話的發音。

汀角話沒有連讀變調，這些不同的調值應該來自語言接觸。

汀角話沒有廣州話般廣泛的小稱變調，但“仔”字作為後綴經常讀 55 調，是唯一的小稱變調。相反“仔”在廣州話卻不變調。其他有個別詞彙也有 35 變調，也明顯是來自廣州話的影響。

#### 4. 詞彙

汀角話既然是粵語的一個分支，在核心詞彙上也展示了粵語的特徵。例如我是 [ŋɔ<sup>13</sup>]，他是 [k<sup>h</sup>i<sup>11</sup>]，黑色是“黑”，兒子是“仔”，舌頭是“利”，看叫做“睇”，給叫做“畀”，雌性動物的詞綴是“𧈧”，起床是“起身”，明顯跟客家話區別開來。

但是，粵語本身跟客家話的基本詞彙本來就很相似，梅縣和廣州的 100 個基本詞有 79 個相同（徐通鏘 1996）。汀角話經過多年與客家話接觸，相同的詞彙就更多了。例如頭雖然還是“頭”（不是客家話的頭那），頭髮卻是“頭那毛”（客家話），鼻子也叫做“鼻公”（客家話），但鼻孔卻是“鼻哥窿”，放屁也跟了客家話說“打屁”。至於家裡的小動物，例如蜘蛛、壁虎都跟隨了客家話的叫法，甚至連發音也借了過來。下雨腳“落水”，淋雨說“涿水”，閃電說“火蛇攝”，也跟隨了客家話的叫法。其他的詞彙也有很多，不勝枚舉。

親屬稱謂很多也跟隨了客家話，例如舅舅長幼有別，稱為“大舅、舅仔”。岳父、岳母是“丈人佬、丈人婆”，明顯是客家話的詞彙。原因很簡單，因為這些親戚都是客家人！但母親叫“阿奶”卻跟新界圍頭話相同。

汀角話自己的獨有詞彙不多，但有些很有趣：

狗吠 hau<sup>55</sup>（號）

這些 li<sup>55</sup> lei<sup>55</sup> 那些 ku<sup>35</sup> lei<sup>55</sup>

我們 ŋɔ<sup>13</sup> lei<sup>55</sup> 你們 li<sup>13</sup> lei<sup>55</sup> 他們 k<sup>h</sup>i<sup>11</sup> lei<sup>55</sup>

誰人 la<sup>55</sup>si<sup>11</sup>

汀角話的“仔”作為詞綴，可以是小稱（跟廣州話相同），但更可跟新界客家話一樣，使用“仔”作為詞綴，相當於普通話的“子”而並非小稱。例如：

池塘仔（池塘）、坑仔（水坑）、陣間仔（一會兒）、茄仔（茄子）、桃仔（桃子）、李仔（李子）、橙仔（柳丁）、麻雀仔（麻雀）、燕仔（燕子）、壁蛇仔（壁虎）、梳仔（梳子）、錘仔（錘子）、鋸仔（鋸子）、袋仔（口袋）、糖仔（糖果）、眼珠仔（眼珠）。

## 5. 與周圍方言的比較

汀角話和大鵬、東平洲方言有很多類似的方面，例如沒有撮口韻、沒有 kw、kwh 的唇化聲母等。大鵬、東平洲全濁聲母清化以後，陽去、陽入調也像客家話一樣全部送氣，因此驟看之下很容易被誤判為客家話。但粵語中也有一些方言是全濁清化後送氣的，例如吳化片和東莞、深圳東部的粵語方言。汀角話在濁音清化後，不送氣與否的特征跟廣州話、圍頭話相同，但調值卻是去聲分陰陽 13、55，入聲分陰陽 35、55。我們認為，汀角話遷入香港之前是大鵬話的一個分支，平聲和上聲和圍頭話的相同，濁去和入聲尚未清化。所以它們清化的時候，表現便和其他粵語方言不同。



汀角話和圍頭話也有不少相同之處。但由於特殊的語言環境，使它在聲母和韻母方面有不少跟客家話接觸的烙印。如果不是深入考察，很容易產生誤解，以為它只是個客家話的分支。

根據目前的觀察，汀角話和東平洲、圍頭話的聲調都很相似，而跟客家話明顯不同，以下是個比較（以下為本人之調查結果，屬於第一手資料）：

表四

	汀角話	東平洲	圍頭話	香港廣州話	新界客家話
陰平	13	13	13	55	13
陽平	11	11	11	11	11
陰上	35	35	35	35	31
陽上	13	13	13	13	13
陰去	13	33	13	33	53
陽去	55	55	22	55	53
陰入	35	55	35	33	31
陽入	55	55	22	22	53

汀角話的聲調剛好是東平洲和圍頭話的“中間品種”。但根據我們的調查，雖然他們的方言跟圍頭話有不少相同的地方，但汀角村民不把他們的方言看作是圍頭話的一個分支。我們只好暫時假設，汀角村民在四百年前，講的是一種基本上跟圍頭話沒有很大差別的莞寶片粵語，但經過四百多年跟客家話的接觸以後，產生了一種帶有很多客家話特徵的汀角話，加上近年不斷受到廣州話的衝擊，在陰平調增加了一批 55 調的字。因此，研究汀角話不但可以深入瞭解粵語的歷史，也可以研究語言接觸跟語言變化的關係。

## 6. 討論

上面提過，汀角村民之間不通婚，只跟附近的客家村落通婚，因此汀角村民嫁進村子的媳婦幾乎清一色都是客家人。這些客家婦女都不願意講但聽得懂汀角話，不僅自己之間講客家話，跟丈夫和孩子也只說客家話，而丈夫在家庭和村落範圍則只講汀角話，孩子也必須在家裡講汀角話。

汀角村是個被客家話包圍的方言島。過去男孩子才有機會讀書，據說他們大部分都到村外的學堂用客家話讀書，但在村內嚴格遵守父兄的教訓，跟家人、鄰居只說汀角話。女孩子平常也聽到媽媽、祖母說客家話，但由於不准在家裡說客家話，她們一般只學到會聽就算。其實很多女孩也懂得說，況且她們不得跟本村人結婚，嫁出去以



後也得說客家話。這樣，汀角村就呈現一個奇特的，客家話和汀角話互相包容的社會語言學現象。根據村民的記述，這個現象已經維持了幾百年。因此汀角話就成為一種很有特色的粵語方言。

我們也許感到奇怪，為何在強大的客家話環境包圍下，只有一千多人的村子，能頂住有數以十萬計使用者的客家話，屹立不倒四百年？其實道理很簡單。汀角人覺得自己是先到的本地人，客家話是晚來的，從心底裡就不想跟他們同類。但由於無論在飲食、宗教、生活習慣、服飾上，汀角人跟客家人並沒有顯著的分別，不想被同化的唯一途徑，就是永遠保住自己的語言。他們堅決守住村子、家庭，不讓客家話進入，也就保住了自己的身份。

可惜在 1970 年代汀角公路開通以後，保守的汀角村民也不得不跟外界接觸，孩子逐漸上了廣州話小學，而家裡也有了電視機。80 年代以後，很多嫁進來的媳婦，已經不是清一色的客家婦女，反而過半數是只會說廣州話的市區人。雖然她們也聽得懂汀角話，但很多會跟孩子說廣州話，破壞了汀角人在家中和村子範圍只說汀角話的規矩。因此，在過去數年間，會說汀角話的孩子如鳳毛麟角，汀角話也走上瀕危之路。

汀角話的例子，提供了小語種與主流語言相處的借鏡。如果小語言區的人抗拒被同化，世代使用雙語，主流語言只是用來跟外界溝通，哪怕小語言只有幾百人說，幾百年甚至幾千年也能維持，這就是汀角話和客家話為何能“和平共存”四百年的秘訣。但如果小語言的人也認同了主流語言使用者的身份，願意融入主流，小語言就危在旦夕，也就是今天汀角話使用者改用廣州話，汀角話走向滅絕的原因了。

#### 參考文獻：

- 劉鎮發。2004。《香港原居民客語：一個消失中的聲音》。香港中國語文學會。  
徐通鏘。1996。《歷史語言學》。北京商務印書館。  
詹伯慧、張日昇。1987。《珠江三角洲方言字音對照》。新世紀出版社。  
張雙慶、莊初升。2003。《香港新界方言》。香港商務印書館。

##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Tingkok Dialect of Taipo, New Territories of Hong Kong

Chun-Fat Lau  
Xiamen University

### Abstract

This article describes a dialect spoken only in Tingkok Village, which is situated near Taipo, Hong Kong. After close investigations, we found that it is a kind of Yue dialect deeply affected by the surrounding Hakka dialect. The villagers speak Hakka outside the village, but insist on speaking their own dialect within the village area. Their language is found to have been co-existing with Hakka for centuries. Apart from describing the phonology and vocabulary of the dialect, this essay also discusses the special significance of the dialect in sociolinguistics.

### Keywords

Tingkok dialect, Hakka dialect, Yue dialect, language contact

通訊地址：福建 廈門 思明區 廈門大學 中國語言文學系

電郵地址：tafniz@gmail.com

收稿日期：2016年2月3日

接受日期：2016年11月28日